

楔子

燈光迷離的攝影棚內，鎂光燈不斷閃爍。

「很好，頭再微微側一點，眼神更憂鬱一些！OK！」

「Shirle，身體靠著那個道具箱，對、對！Perfect！」攝影師又是一聲讚歎。

鏡頭裡的是一個英俊男子，十分年輕，看來二十多歲的模樣，臉部線條如雕塑般，每個角度恰到好處的完美。

Shirle，雪漠，深刻的輪廓帶著一點混血兒的感覺，眉間的俊朗冷硬又增添了點傲氣，一頭濃密的黑髮襯著野性俊美的臉蛋、薄而性感的嘴唇，讓人忍不住想親吻，只是他所散發出的冷淡氣息，卻讓人不敢接近。

一個人居然能有這一張顛倒眾生的臉和完美的身材，讓人無法不讚歎造物主對他的寵愛。

一旁新來的助理 Sandy 忍不住歎息一聲，「長成這樣，簡直是在引人犯罪！」

身邊的 Mark 聽見了，挑唇微笑，「雪漠走紅的速度讓人望塵莫及，我看要不了多久，他攻佔的還不止模特兒界！」

他又看了看四周，大家都在專注拍攝工作，便湊到 Sandy 耳邊小聲說：「你知道嗎？喜歡他的不止女人，連男人都喜歡他！」

「男人？」Sandy 吃了一驚，張大嘴巴看他。

Mark 眼裡含著莫名深意，下巴努了努，指向一個方向。

Sandy 看過去，就看見一個正坐在一邊沉思的男人。

她嘴巴張得更大，眼中吃驚更甚，「你是說，凌設計師？」

凌非塵，JS 的首席設計師，在業界享有盛譽的新銳設計師。曾拿過多項設計大獎，巧思和創意無不讓人歎服。

「妳新來的，還不知道，凌非塵是同性戀，大家都知道。」

「可是，他……」Sandy 有些欲言又止。從她這邊看過去，凌設計師的背影很帥，身材比例也很完美，但他的臉……

他的左臉有一大塊燒傷的疤痕，斑駁的烙在那裡，非常嚇人。她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就嚇了一大跳。

這樣的凌非塵，喜歡那個完美到不行的雪漠？

「這是真的？好奇怪……」她忍不住低喃。

「大家都說凌非塵對雪漠特別照顧，妳再做得久一點就知道了。」Mark 聳聳肩，語氣裡有些不屑。

第一章

「好，完工！大家辛苦了。」攝影師阿涼揮了揮手，宣佈一天的辛苦拍攝結束。大家都鬆了口氣，臉上流露出工作完成後的喜悅和放鬆。

阿涼是笑得最開心的一個。今天的拍攝成果非常完美，他有信心，這一季的時裝目錄會達到空前的成效。

「非塵，去不去喝一杯？」阿涼拍了拍身邊正在整理文件的凌非塵肩膀。

「不了，我媽身體不舒服，今天想早點回家。」他微微一笑，拒絕了好友。

阿涼看看他燒傷的左頰，那道疤在此刻攝影棚燈光的照射下，更顯幾分可怖，心上一陣黯然。

凌家三少爺凌非塵。眾人都以為這是個頂著燦爛光環的身份，誰會知道這背後的心酸和不幸呢？

兩人是鄰居，阿涼的父親還是凌氏的股東之一，兩家向來私交甚好，他倆更是從小一起長大，沒有誰比阿涼更瞭解凌非塵了。

阿涼點點頭，「好吧，那我和別人去喝酒嘍！如果喝醉了，再麻煩你把我送回家。」他眨眨眼，開著玩笑。

大家一個個離開，攝影棚裡轉眼只剩下寥寥幾人。

凌非塵的視線落到前面不遠處那個一瘸一拐的身影。

雪漠拖著一條腿，正頗為艱難的走路。

他這條腿是上次拍外景時受的傷，因拍攝器材沒有調整好，落下砸在他腿上，所幸沒傷到骨頭，只是這星期他都必須拖著傷腿工作。

新季發表會在即，所有相關工作都緊鑼密鼓的進行著，使雪漠沒有休息的機會。

「回家嗎，要不要送你？」凌非塵走到雪漠身邊，問他。

雪漠抬起眼，看了看他，一向沒什麼表情的臉上還是一片漠然，眼神也是淡淡的，「不用。」

說完便轉身拖著傷腿，越過凌非塵離開。

凌非塵看著他的背影，聽見身後有人在竊竊私語，他知道別人是在說他。

近來公司裡的一些流言他也聽到了。因為他對雪漠的關照，別人都揣測他們之間的關係，這些流言傳到雪漠耳中，他會是什麼想法？

凌非塵臉上出現一抹隱約的苦笑，難道只因為自己公開的同性戀身份，一對同性有什麼舉動，都會招致這樣的非議嗎？

凌非塵開車回家。他的家在半山腰的社區裡，這裡都是富豪的私宅。隱密性非常高，環境也漂亮得如人間天堂。

車子駛過長長的车道，乳白色的高大建築便立在眼前。這是一棟帶著歐式風味的建築，讓人想起十八世紀歐洲鄉村的莊園，房前是圓形雪白的大花壇，花壇中心還有一尊聖母像，水流如注而下，噴灑在繽紛的花園裡。

這是正宅，他的父親、大媽、大哥和二姊都住在裡面。

他和母親住的，是正宅後的一棟小別墅。一樓住著家裡的傭人，二樓才是他們母子的居所。

在車庫停好車，他步行回家。

母親在這棟小別墅裡，住了二十八年，在他看來，她的青春也都埋葬在此。

母親原本是父親的祕書，他們之間的事就像灑狗血的肥皂劇，所有小說電視似乎都用過這個題材。

祕書愛上自己英俊能幹的老闆，有了孩子，然後被包養，永遠無法擁有一個合法的身份。而身為私生子的自己，從一出生似乎就帶上了罪錮，是母親不幸的開始。

大媽對他們的仇恨，從母親踏進這大宅的第一天便已存在，也許更早。
軟弱善良的母親，過去二十多年被折磨得精神衰弱。
年少氣盛時，他也曾想帶母親離開這裡，離開這個他眼中的牢籠，離開凌家。
但母親拒絕了，在她絕望的淚水裡，他知道母親這一生都離不開父親，離不開這裡。
現在的他，已經二十八歲。再無當初的年少氣盛，也沒有莽撞和衝動。波折的感情和傷痛，只為他留下一顆滄桑平靜的心。

凌非塵換了家居服，來到母親的房間。
房間燈光暈暗，母親一如往常的坐在那裡。膝蓋上鋪著毛毯，正翻著一本破舊的相簿。
那是她和父親為數不多的幾張照片，也是她愛情裡唯一快樂過的時光。相簿裡的照片，在淚水的浸濕下，已經漸漸泛黃，照片上母親的笑容也變得模糊。
「媽，我回來了。」他雙手覆上母親的手，輕聲說。
芝惠慢慢抬起頭，恍惚的視線落在兒子臉上。
「頭痛好點沒？」凌非塵撫上母親的額頭，用溫暖的手心揉著她的太陽穴。
芝惠輕輕拉住他的手，「好多了，非塵，今天怎麼這麼早回來？」
「嗯，工作順利就提前回家了。媽，妳想吃什麼，我待會做給妳吃好不好？妳不是最喜歡吃我做的東西？」
「不用，王嬸會安排，你不要自作主張，被你大媽知道了不好。」芝惠的手指微微握緊，神情有些不安。
凌非塵蹙眉，但還是細聲安撫母親，「媽，不用擔心，做點吃的沒什麼。如果妳不放心，那我帶妳出去吃，怎麼樣？」
「不要不要，我不想離開這裡。」芝惠驚慌的搖頭。
凌非塵已經太習慣她這樣的反應，歎了口氣，握住她的手，「今天爸來過嗎？」
「嗯，他早上有來過。」
一提到父親，母親神情便柔和下來，凌非塵看得出她眉間淡淡的喜悅。
「他陪我說了很久的話……」
「嗯。」凌非塵輕輕應了聲。
「非塵！」芝惠忽然緊緊抓住他的手。
「媽，妳別緊張，慢慢說。」
「你不想找一個伴嗎？你也不小了，你……你就不能喜歡女孩嗎？為什麼……為什麼要去喜歡男人？」她的聲音有些顫抖。
「媽……」凌非塵怔住，沒想到母親會忽然說這樣的話。
「你……你還喜歡男人嗎？那個男人已經死了很久了，而且你父親提起了你的婚事，他想你快點成家……」
「媽，我……」凌非塵欲言又止。他是同性戀嗎？他真的只喜歡男人嗎？指尖深深掐入掌心，其實，他知道自己只是想要一個真心喜歡他、對他好的人，只想要

這個而已啊。

而那個人，那個死去的人，雖然是個男人，卻是第一個真心對他、愛他的人，所以他才愛他，才愛上他啊。

沒有人會知道，沒有人會知道的。

凌非塵閉了閉眼。

激烈的鋼琴聲跌宕在房中。

這首歌劇魅影裡的曲子「All I ask of you」，雖然本該是纏綿宛轉的，此刻卻被他彈得激烈有力。

他一遍又一遍彈著這曲子，腦海裡卻浮現出二姊凌紫沅那張得意的臉。

在那個冠蓋雲集的舞會上，她是那樣得意又冷酷地在眾人面前，揭露他和一個男人的戀情。

在所有人鄙夷好奇的眼光裡，他被貼上同性戀的標籤，而她眼中全是報復後的快意。只因為，他和她愛上同一個男人。而那個男人愛的是他，不是她。

忽然響起的電話鈴聲打斷他不堪的回憶，凌非塵接起電話。

「非塵，你睡了嗎？」彼端阿涼的聲音很興奮，像是對著電話喊叫。

「還沒，有什麼事？」收拾自己凌亂的思緒，他撫了撫額頭。

「那些照片我處理了一些，現在寄到你的電子信箱給你瞧瞧？簡直是藝術啊，這是我拍過最棒的目錄了！雪漠那小子到底是去加工了還是神給的？居然可以帥到這樣！」

後半句話，阿涼的聲音裡又多了些咬牙切齒，凌非塵失笑，知道好友從事攝影工作，帥哥美女見多了，多少對自己的長相有些抱怨。

「好啊，你寄過來我看一下。總裁對這次的目錄相當重視，畢竟夏季市場的競爭特別激烈，況且這次又是用新模特兒。」凌非塵低沉的說著。

「好，我馬上寄過去。如果你看這效果可以，我明天就照這樣處理。這星期就能都弄出來。」阿涼哈哈一笑，顯然對自己的作品很有信心。

掛斷電話，凌非塵打開了電腦，開啟電子信箱。

下載了信件裡夾帶的檔案打開，螢幕上一張張照片裡，在幽暗的燈光下，雪漠的臉孔份外耀眼。

那是一種讓人屏息的美。他的臉形很漂亮，表情冷酷，上了這樣古銅色的妝容之後，俊美裡折射出來的酷勁，無疑既性格又勾動人心。

而他的眼神裡又潛藏了幾絲憂鬱，和他的俊美冰冷構築成一份撼動人心的魅惑。凌非塵輕輕吁了口氣，才從微微的震懾中慢慢回神。

當初是他發現了雪漠。半年前，在 JS 模特兒的選秀中，他一眼就看見了雪漠，這個表情冷硬、眼神堅毅的男生。

二十四歲，學歷不高。工作經驗卻很豐富，賣場銷售員、餐廳服務生、平面模兒特等等。

那時的他還不太會打扮自己。穿著一條破舊的牛仔褲，上面好幾個破洞，恤看上

去也是皺皺的，頭髮雜亂，一副邋邋的模樣。那染成亂七八糟顏色的頭髮，幾乎遮去他的美貌。

他的身材很好，一百八的身高，兩條修長的腿，看起來矯健有力。

凌非塵當時排除了幾個不同的意見，簽下雪漠。由此，雪漠才開始他在 JS 的模特兒生涯。

事實證明，他的眼光沒有錯。以雪漠現在迅速走紅的速度，要不了多久，他就會是模特兒界的領軍人物了。

這次夏季的主打，用的是自己的設計。看著自己設計的衣服，穿在雪漠身上，凌非塵有種奇異的親切感。

他靜靜地盯著螢幕上的雪漠。其實連他也說不清當初是什麼打動自己，讓他幾乎一眼就相中雪漠，覺得這個男生身上有種他難以抗拒的東西，在吸引著他、擾亂著他。

雪漠的眼神很深，似乎藏了很多故事和祕密，凌非塵在那裡面看得到挫折，覺得他一定經歷過很多事。但雪漠給他的感覺，是越挫越堅毅。

凌非塵關了電腦，關了燈，揉了揉太陽穴，讓自己沉睡在黑暗裡。

最後一組外景的拍攝地，選在一座小島。

這小島，是阿涼在一次和朋友駕船遊玩時發現的。位置雖然偏僻，風景卻異常秀麗。

阿涼在攝影界素有鬼才之稱，因為他有很多點子常常出人意表。

例如這次在荒島拍攝。用阿涼的話來說，就是何必去別人都拍爛的夏威夷，海島風情並不只有夏威夷有。

雪漠的腳傷還沒痊癒，依舊走得吃力。不過，他拒絕任何人的攙扶，好像非要靠自己的力量行走不可。

凌非塵走在離他不遠的身後，已經多次看到他拒絕別人的好意。

看來這個比自己小四歲的孩子，在待人處世上還需要多磨練。他想著，卻突然微微一笑，因為意識到自己竟像個小老頭似的，把雪漠當作了孩子。

拍攝工作進行得還算順利，只是自備電的燈光比較難喬。到了午休時間，吃完午餐，阿涼給大家一段時間在小島上四處走走，這裡美麗的風景讓很多人都想逛逛，順便拍照留念。

分開活動，人一下走得一個不剩。只有阿涼對著沙灘喝啤酒。

「非塵，你也要走，不陪陪我？」阿涼看到也要離開的凌非塵，不甘心的出聲喚道。

「我也想看看這裡的風景。」凌非塵回頭，朝好友擺了擺手。

「去吧，不過小心，這裡凹凸的石塊陷阱很多，我上次就狠狠摔了一跤。」

雪漠一人走往和其他人相反的方向。他不喜歡混在人群裡，那麼多人擠著看一處風景，感覺像在擠集市，而非看風景。

而凌非塵走在他身後一大段的地方。

他其實並不是故意跟著雪漠，只是這裡山石頗多，路也很陡峭，他有些不放心的腳。

其實怎樣說似乎都不是好理由，他和雪漠甚至連朋友都不是，為何要擔心他呢？他自己心底也有些茫然，一逕和雪漠保持著大段距離。他知道，雪漠若發現身後的他，必定會不高興。

風順著海水吹了過來，站在小山邊的雪漠，愜意地閉上眼。

記不清有多久沒有過這樣輕鬆舒適的感覺了，這半年來一直拚命工作。因為他知道，這是他的唯一機會。是他擺脫貧窮過去、取得優渥物質生活的機會。他不要再像過去一樣，在育幼院被其他孩子嘲笑，在不同的地方做著勞力的工作，他渴望金錢、渴望成功。

所以這半年他都不讓自己鬆懈，一直保持最佳的工作狀態，把握機會。

只是，真的很累。

他輕輕一歎，望著空曠的海景，眼神有些空茫。

那片海真好看。雪漠茫然地想。不由自主地站起往前走，只想更接近那片蔚藍的海。

「小心！」身後突然響起一道驚呼聲。

在雪漠還沒意識到時，他的腳絆到了一塊硬物，身體隨著跌絆的外力撲倒，眼看就要向那斜坡滑下，傷在尖銳的石頭下。

雪漠第一次感到恐懼，一種接近死亡的恐懼。

他不要，不要在什麼都沒得到的時候這樣離開。想歸想，身子卻不受控制的一直往下滑。

眼看那斜坡的盡頭近在眼前了，雪漠下意識閉上眼，腿上、身上劃傷的劇痛也顧不得了，腦中忽然空白一片。

一雙手在半空中及時拉住他。

那雙手很溫暖，更重要的是，非常有力。

這雙手似乎也拉回自己的神智，他發現下滑的身體已經控制住，只是仍危險的懸在斜坡上，而那雙手正在一點一點把他往上拉。

「抓緊我，不要鬆手！」那人低沉的聲音更讓雪漠神智清醒，他很快辨認出這是凌非塵的聲音。

心頭莫名的惱火。怎麼又是這個人？每次自己出糗，似乎都被這個人看見了？

但他還不至於幼稚的鬆手，仍緊抓著凌非塵的手，讓他把自己拉上了安全地帶。

凌非塵喘著氣，沒有傷疤那半邊白皙的臉龐上，浮出一層淡淡的紅暈。

看著雪漠那樣摔下去，他受了不小的驚嚇，不過他自己未曾意識到，只想著拚命把他拉上來。

「你在跟蹤我？」雪漠比他更快平靜下來，斜睨著他。

凌非塵微微一怔，放開了兩人仍然交握的手，「……沒有。」

這話說得連他自己都覺得沒底氣。

雪漠嘴角微翹，掛著一抹冷冷的笑。

凌非塵看見他流血的右腳，「你的腳受傷了。」

「本來就傷了，」雪漠無所謂地撇撇嘴，眼神倔強。

凌非塵在心底微歎，看著他，說道：「你還能走嗎？」

雪漠強硬地站起身，雖然腿上的劇痛讓他幾乎站不穩，但他還是不想靠別人。

凌非塵伸出手堅定地扶住他，雪漠反感地想推開，無耐力不從心。

「放手，我不要靠別人！」雪漠低聲道，聲音裡已經藏著怒火。

「不是靠別人，是幫助。」凌非塵淡淡地說。

雪漠怔了怔，隨即冷冷的頂回去，「有什麼兩樣？我就是不需要別人幫助。」

「人是無法只靠自己活在這世上的。」他又靜靜地說。

雪漠很想反駁，不過凌非塵的眼神讓他說不出什麼。那眼神裡似乎帶著一絲隱隱的哀傷，讓他心頭有一點像忽然被觸動。

凌非塵在他身前蹲下身子，「上來，我背你回去。」

雪漠似笑非笑地看他。就這傢伙瘦削的身材，還想背他？別的不說，自己的身高都比他高上一些。

「凌大設計師，你背得動我嗎？」他說得諷刺。

「背得動。」凌非塵淡淡地回答。

好吧，就壓死你，看你背不背得動。雪漠忽然有個小孩子惡作劇的想法。

他伏到凌非塵背上，凌非塵用了下力，就把他背了起來。

「凌設計師，你多高啊？」雪漠被他背起，心想這傢伙還有點力氣，不像外表看起來那麼瘦弱嘛。

「一百七。」凌非塵輕聲回答。

「如果你背不動，早點說，我不想再被你摔一跤。」雪漠感覺他走得有點跌撞，馬上出聲提醒他。

但後面卻再想不出有什麼話好說了。於是他靜靜趴在凌非塵背上，雖然這姿勢讓自己的兩條長腿有些辛苦，但總好過自己走。

這樣默默走了一段路，雪漠嗅到凌非塵襯衫上那一點陽光的味道。他有些奇怪，又深呼吸、仔細聞了聞。那像是天空和海水混在一起的溫暖味道，有點清新又有點陽光，讓他莫名心安。

雪漠的心動了動，忽然想到公司裡關於凌非塵同性戀的傳聞，幾分彆扭爬上了心底。

「凌非塵？」他第一次叫了他的名字。

「嗯？」

「你是同性戀嗎？」

凌非塵停下腳步。

雪漠感覺他身體驟然繃緊，有一種衝動的意念驅使著他，遂又道：「那麼你是嘍？你喜歡我？」

說著這話的他臉上露出一絲邪氣，笑容有些冷酷。

凌非塵忽然放下他，回過頭注視他的眼神很深，藏著雪漠看不懂的東西。

雪漠的笑容收斂下來，冷冷看著他。

「前面還有一點路，你自己走吧。如果別人看到我背你回去，一定會說閒話。」

「什麼閒話？同性戀的你喜歡我？這話早就傳遍全公司了。」雪漠冷冷一笑，其實別人這樣傳他們他很惱火。

「所以你不能給別人抓住話柄的機會。」凌非塵平靜地說。

「是你自己吧。」雪漠諷刺地看他。

「我都已經這樣了，還有什麼好在意呢？」凌非塵忽然淡淡一笑，「為了你自己的前途著想，你還是聽我的比較好。」說完，他轉身朝另一個方向走去。

看著他離去的背影，雪漠心裡又一陣莫名氣悶。

第二章

凌非塵將夏季目錄的樣稿呈到總裁面前。

總裁一張張翻看，在經過半小時等待之後，上司臉上終於露出滿意的笑容。

「非塵，這次的目錄很不錯，主題 Ice & Fire 也很棒，冰與火的夏天，冷靜與熱情之間，我相信這次的夏裝一定會熱賣！」

「如果目錄沒問題，那麼後續的工作就要展開了，總裁的意思如何？」他問。

「沒問題，接下來就是各部門的運作了，你就專心負責發表會吧！」

「好的，我明白。」

「非塵，這次的新模特兒，很棒啊，聽說當初是你排除眾議，讓他進公司的？」總裁微微一笑，眼睛微眯地看著凌非塵。

「是，我覺得他很有前途。」

「是啊，這小夥子長得太好看了！肯定會讓無數少女尖叫！」總裁胖胖的臉上露出一絲狡黠。

凌非塵淡淡一笑。

「不過傳言很難聽吧，」總裁忽然說。

這話讓他怔了一下，隨即低下頭。

「非塵，別管別人說什麼，你是我見過最優秀的設計師。」總裁很認真地看著他，繼而一歎，「這也許是我在 JS 策劃的最後一季新品發佈了。」

「總裁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非塵，我已經接到董事會的人事調動，要派我去開拓海外市場，所以這裡也許要換總裁了。」

「可是，您過去做得很好啊。」凌非塵語氣不捨。他不曾忘記這位老上司對他的支持和提拔。

總裁淡淡一笑，「沒有長久的位置，只有不斷的挑戰。新總裁聽說好像是從米蘭過來的。總之，無論是誰來接任，我都希望大家能好好相處，將 JS 在這一區繼續推展下去，不能讓我們之前的努力白費啊。」

「總裁，您放心，我會盡力。」

「非塵，老實說，其實我覺得你更適合這個位置，只是你父親……」總裁看著他，顯得欲言又止。

凌非塵淡淡一笑，「我不適合，還是設計的工作比較適合我。總裁，如果沒事，那我出去了。」

「好，你去吧。」

走在寬廣的走廊裡，光可鑑人的地板簡直可以映出自己的樣子。他知道自己現在臉上的表情很茫然。

從一開始出社會工作，他便待在 JS。從最基層做起，一直做到今天的設計總監。JS 不算在凌氏名下，只是凌氏握有部份股權。他會來到這裡工作，是父親，也是自己的意思。

他根本不想進凌氏工作，不想在那裡受大哥和二姊的敵意和排擠。所以和父親商量之後，才來了這個與兄姊利益沒有衝突的 JS。

他當然知道剛才總裁的意思。他的職位在 JS 不會再升遷，因為凌氏那邊已經施加了壓力。

不過他對這些向來沒什麼興趣。凌家的財產，他一點都不想要。

他只希望，有一天母親會願意和他離開那裡，去過真正屬於他們自己的生活。對於糾纏在這些人裡，他早已覺得厭煩。那些名為家人的人，對他來說，比陌生人還冰冷。

歎了口氣，他懷著心事向前走，壓根沒注意到迎面走來的另一人。

雪漠看到迎面走來的凌非塵，心裡莫名地震動了一下，想看看他見到自己會是什麼表情。荒島那次的談話不算愉快，回去之後，他其實有點後悔自己的言行。老實說，他對凌非塵沒什麼惡感。雪漠對同性戀並不歧視，只是不太理解為什麼兩個男人會相戀，愛女人不比愛上男人有意思嗎？

因為身在這個圈子，他對同性戀的事也聽得頗多。知道他們如何親密、如何相處，他總覺得十分彆扭。

自己的外貌也曾為他帶來過此類麻煩，有男人向他示好也不是一次兩次，但他對他們沒有絲毫興趣。

荒島上，其實凌非塵還算有恩於他，要不是他，自己肯定會摔下去，落個重傷的下場。

自己只是不善言辭，不喜歡和陌生人打交道而已。更何況他總覺得凌非塵那雙深邃的眼，彷彿可以看穿他的一部份。所以，對凌非塵的防備和不客氣也就由此而來了。

就在他不著邊際的亂想時，凌非塵已經越走越近。雪漠尷尬地正想著要不要先打招呼時。

三步、兩步、一步……那人擦身而過，神情淡然，就像沒看到他一般。

居然對他視而不見？雪漠心裡頓時起了悶悶的疙瘩，臉上的表情也變得冷硬起來，雖然依然酷帥的讓櫃台小姐目眩神迷，但他自己的心情卻是惡劣到極點。

「怎麼樣？很不錯吧！」阿涼興奮地拍了拍雪漠的肩。

雪漠只是淡淡一笑，並不是很在意自己在照片上的樣子。其實他不大喜歡在人前

拋頭露面，選擇這個工作，只是想藉此獲取財富和名氣而已。

十七歲以前他都在育幼院，沒有人可以依靠，學歷也不高，除了這張臉和這個身材，再沒別的可以幫他成功了。樣貌，是老天給他的唯一資本。

「非塵已經拿去給總裁看了，如果沒問題，就直接進入發表會的準備嘍！接下來可就要看你的表現，你是這次秀的主角呢！」阿涼笑著看他。

「凌設計師為什麼選我？」雪漠忍不住問了，從知道自己將擔任這次夏季發表會的主打模特兒開始，他就一直對這個很有疑問。

「怎麼，你也聽信流言，覺得他是看上你才選你？」阿涼開著玩笑，擠了擠眼睛。雪漠微一皺眉，還沒說什麼，阿涼就已接著說下去，「當然是因為認同你的實力！」這話讓雪漠震了震。

「別人怎麼說你別在乎，這是你的機會。你只要信任非塵，好好把發表會完成就行了。」

「凌設計師……真的是同性戀嗎？」雪漠有點遲疑地問。

「是，他愛過一個男人。」阿涼很直接地回答。

他的答案讓雪漠心裡有點微沉，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在胸口間蔓延，讓他開心不起來。

「他的臉很早就那樣？」不受控制的，他又問了一句。反正都問了這麼多，不如索性把對凌非塵所有的好奇都問出來。

阿涼瞥了他一眼，「你對他很好奇？」

「這樣的人以前沒碰到過。」雪漠假裝淡漠，點了點頭。

「那是燙傷，很小時候的事了。是撞到燭台燙傷的，非塵其實是個很不幸的人……」阿涼像是想起什麼，神色微黯，聲音也沉了下來。

「是有什麼事嗎？」雪漠也不知為什麼，對此更加好奇。

阿涼抬頭看他，忽然一笑，「別人的私事我不便說，如果有機會，你可以自己去問他。」

凌非塵拿著一大疊文件準備回家處理。卻在走到車門邊時，發現了一道意外的身影。

雪漠就站在他的車旁，定定看著他。

沒想到在會這裡見到他，凌非塵心跳有些紊亂。

「有什麼事？」

「來道歉，順便看看能不能受你幫助，讓你載我一程。」雪漠淡淡一笑，這話是順著那天凌非塵的話說的，他責怪過他不要人幫助，也提出過要送他回家。

現在這兩者他都回答了。

凌非塵看他一眼，開了車門，「進來吧。」

順著雪漠的指示，車子一路駛到海邊，凌非塵看著窗外的風景，有些奇怪，「你住這裡？」

「嗯，我不喜歡市中心的房子，這裡空氣比較好。」雪漠表示。

「那你應該買輛車，比較方便些。」凌非塵看了眼對方還沒全好的腳。

「這裡叫車搭捷運也很方便。」雪漠淡淡一笑，「到我家裡來坐一下吧，既然要道歉，總該表現我的誠意。」說著，他先下車，走在前面。

凌非塵手扶著開啟的車門，並未跟上。

「為什麼不走？」身後遲遲未有任何動靜，雪漠回過頭看著留在原地的他，皺起英挺的眉毛。

「你沒什麼可道歉的，我也把你送回了家。」凌非塵的神情很平靜，雪漠卻能察覺到他隱藏起的那絲不安。

他在不安什麼？

「那天你救了我，而我對你很不客氣。」雪漠走回他面前站定，看著他的眼道。

「那沒關係。」凌非塵別開了眼。

雪漠一挑眉毛，「那你接受我的道歉了？」

凌非塵有些奇怪雪漠今天說話的語氣。他已經習慣了雪漠冷淡對人的態度，小島那天他的言語裡也表現出對自己的不屑，那今天為什麼又忽然要道歉？

他的目光中流露出一絲迷惑。

雪漠的眼睛盯著他燒傷的半邊臉看，心裡想著：這是撞到燭台上燒傷的？很小的時候？

其實凌非塵沒有受傷的半邊臉，並不難看，甚至還很清秀，如果他沒有受過傷，也是個清俊的美男子吧？只是現在醜陋與俊秀混在一起，反而比長得難看還可怖。

這樣的相貌，有人會愛上他嗎？雪漠忽然充滿了好奇，想到今早阿涼的話，凌非塵愛過一個男人，那個男人是不是也愛他呢？

凌非塵被雪漠專注的目光弄得有些不好意思，是他一向不習慣被人這樣看，還是因為對方是雪漠？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只想快些逃開。

「你不說話，就代表接受我的道歉。」雪漠微微一笑，忽然向他伸出手，「我們做個朋友吧，你覺得怎麼樣？」

見對方不答，雪漠心頭湧起一股羞憤之意，「你不願和我交朋友？還是你覺得我不配做你的朋友？」

育幼院的生長背景多少在他心底埋下自卑的種子，習慣以冷漠武裝自己的他很少主動和別人交朋友，也不大會說話。難得一次他主動了，對方居然還不回應，這讓他覺得受到侮辱。

「當然不是。」凌非塵打斷他的誤解，看到雪漠有些受傷的神情，一股柔軟的歉疚迅速佔滿心房。

莫名的，他為雪漠不擅長與人交往而淡淡心疼著。他已經看出來了，這孩子其實並非個性冷硬，只是不知該如何與人交往，而且可能因為吃過虧，所以對別人的防備心很強。

雪漠能主動提出和他做朋友，他覺得高興，這是應該被鼓勵的行為。

凌非塵突然發覺自己又把雪漠當孩子了。自己也不過大了雪漠四歲而已。想到這

裡，他不禁笑起自己，這笑容落在雪漠眼裡，讓他呆了一呆。
此刻已近黃昏，夕陽的餘暉映在凌非塵臉上。從雪漠的角度看，剛好是那半邊光潔的臉頰，較之別的男子來得白皙的皮膚，染上夕陽的顏色，有一股清妍的嫵媚慢慢綻放。
雪漠怔了一下。他竟會覺得一個男人嫵媚？這想法好奇怪。
才剛使勁甩了甩頭，就聽到凌非塵的聲音。
「那麼，你是要請我這個朋友去你家喝一杯嗎？」

雪漠的家就在海邊那些小屋中的一棟。推門而入，屋裡裝潢很簡單，屋子本身已經很舊了，所以重新裝修了一番。一面大窗臨著海，海風從這裡吹進來，整個屋子似乎充斥著海水的味道。屋內的陳設大都是米色調，與黃昏的光融在一起。

「這是我住的地方。」雪漠看了他一眼，忽然想起，凌非塵是有錢人出身，「和你這種大少爺住的當然不能比。」

凌非塵因他的話怔了怔，半晌才微微一笑，「我覺得你這房子很好啊。」

雪漠凝視著他的眼，彷彿在看他的話裡有幾分真誠，然後，他相信了他，唇角微揚，笑了起來。

凌非塵看到靠牆的地方擺了一架鋼琴，像是很舊了，鋼琴的白色琴身都有些泛黃。他走到鋼琴邊，這才看見那上面還放著一張照片。

照片裡是一個年輕溫柔的女人和一個孩子。那男孩長得很漂亮，眉毛濃黑，嘴巴有點嘟起，像在鬧什麼彆扭。凌非塵一眼就看出這是雪漠。

「我母親，」雪漠的聲音在他身後響起，「這是我們唯一的一張照片。」

凌非塵看了看女子溫和的笑顏，「你母親很漂亮。」

「是很漂亮，不過命不好。」雪漠淡淡說了句，聲音裡有一絲憤世嫉俗的冷漠。凌非塵抬起頭，看著他有些蒼白的臉。

「這裡其實是我們以前住的房子。我十歲那年她死了，我進了育幼院。」雪漠拿起母親的照片，手指在女人臉上輕輕撫摸。

「我父親是個很爛的人。和母親結婚後，因為做生意失敗，就泡在酒裡一蹶不振。他還迷上賭博，成天在外面賭不見人影。偶爾回來，只會要錢！」雪漠的聲音停了下來，似乎不想說下面的故事。

他俊美的臉在光影中籠罩了一層灰暗，眼神裡有恨意閃著。

凌非塵打開鋼琴的琴蓋，彈了幾個音，問：「這是你母親的鋼琴？」

「是，這是唯一沒被賣掉的東西！」雪漠恨聲說：「那爛人以為被他砸壞了，賣不出去。」

凌非塵細看那琴身，果然有一條很深很長的裂痕。

又試著彈了幾個音。「琴音失準了。」

「我又不會這個，十幾年沒人彈過的東西，當然會不準。」雪漠看了他一眼，冷哼。

凌非塵聽了也不說話，只是打開琴身，雪漠一頭霧水，看他站起身在那都是鋼弦

的地方擺弄起來。

「你幹什麼？」

「試試而已。還需要些潤滑油，你這裡有沒有？」

「你等一下。」

雪漠覺得有些莫名其妙，本來請凌非塵到家裡來，是想和他一起喝酒的，現在居然變成他在給他的鋼琴調音？

而且，他居然那麼自然地對他說起自己的故事，這個他從不曾對別人講的隱私。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「好了，」調完音，凌非塵擦了擦汗濕的臉，又坐回到鋼琴邊。

他的十指搭上琴鍵，在雪漠的屏息裡，流暢的琴音流洩出來。

琴音仍有些失準，但並不影響那曲子的美妙。

雪漠聽這旋律似乎有些熟悉，又叫不出名字。但其中纏纏綿綿的柔情，莫名隨著琴音繞在他心頭，讓他想起母親，想起很多遺失的溫暖。

「這是什麼曲子？」他忽然問。

凌非塵沒有回答，只是靜靜地，靜靜地彈完整首曲子。

而後，他闔上琴蓋，看向雪漠，「喝酒吧。」

酒瓶凌亂的散落在桌上，凌非塵的頭枕著自己的手臂趴著，一動不動。雪漠拍拍他，也沒有反應，不禁笑起他的酒量來。

這個人一點酒量也沒有，不過幾杯下肚就醉成這樣子，還說要喝什麼酒呢。

雪漠靜靜喝完自己杯裡的酒，腦海中彷彿還繚繞著那段琴聲，視線也不由自主地落到凌非塵身上。

他的頭髮有些凌亂的貼在額頭上，月光照在他白色的襯衫，和胸前鈕釦解開而露出的大片肌膚上，那是異於尋常男子的纖細瑩白，彷彿和他身上絲質的白襯衫連在一起，透著隱隱的風情與誘惑。

雪漠有幾分屏息。是酒的關係，或是月光給了他這種錯覺？只覺那片瑩潤肌膚看來光滑可口，親吻上去的感覺一定非常美妙。這一想，竟有些口乾舌燥，身體裡也彷彿流竄著一股熱流。

嚇了一跳，他忙甩了甩頭，勉強將視線移開。

而此刻的凌非塵正在夢境裡，踏著一片月光，循著那優美的曲聲而去。

「這裡應該再柔和一些。那是克莉絲汀在示愛呢，要溫柔再溫柔。」那人低沉的聲音在自己耳邊響著，低低的笑著，「非塵，你沒戀愛過吧。」

「浩然。」他微微紅了臉。是沒人愛過他，除了母親，他根本不知道被人愛是什麼感覺。

他一時有些不好意思，卻忽然被那人抓住手。一陣緊張下，不知該怎麼做。

「非塵，放鬆，試試跟著我的手指，感受一下這段。」低沉的聲音如在訴說。

於是，他們手靠著手，奏著這曲柔情的「All I ask of you」。

「感覺到了嗎？要這樣……」

凌非塵點了點頭，抬頭看對方，而那人也正望著他，眼神深邃。凌非塵被他看得不知所措。

「非塵，你知道嗎？你的眼睛很美，」突然他笑望著他，這麼說。

那雙修長的手輕輕撫上自己的臉頰，溫柔的停留在眼瞼。

「就是這雙眼，我第一次見到的時候，就被這雙眼迷住了，那麼清澈、那麼善良的一雙眼呢……」那人低低地說，而後又笑著問：「非塵喜歡我嗎？」

他不知該怎麼回答。

那人已經捧起他的臉，一個吻，輕輕印在他額上，「我很喜歡非塵。」隨即他被緊緊地抱住了，耳邊傳來惑人的喃喃，「我想我愛上你了……非塵……」

一轉眼，他又身在病房。雪白的天花板、雪白的床單，還有那人蒼白得沒有一絲血色的面容。

「浩然，你醒一醒，醒一醒啊！」

「浩然，不要睡，求你，不要睡。」

但那人緊閉著雙眼，再也不回答他。

雪漠清楚地看到一點溫熱從凌非塵的眼角流下來。

「浩然……」他聽到他輕喃著這個名字。

雪漠伸出手指，輕輕碰觸到那些濕潤，有些冰涼、有些溫和。他驀然想起阿涼對他說的那個男人。他一定是在夢裡見到那個他愛過的男人吧。

一點心傷的溫度，彷彿透過雪漠手上的濕潤傳遞到他心裡，他忽然覺得胸口很悶。